

我所在的医院来了一位病人，一位头发斑白的老人，捧着一位老妇人前来照病。通过值班医生的记录观察，老妇人的病很严重，她已经听不见任何声音，每天，老妇人都不停地安慰她，她却不停地摇头，语无伦次地说出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来。

老人总爱给她说话，我听来很不招笑的那种，但老妇人好像懂懂似的一会儿阳光明媚起来。我去喂她药时，老人总会抢过勺子来替我喂她，有一次她不在，我将勺子喂向她的嘴里，老妇人却突然抬手打了我的手，药和热水洒了我一身，老人正好进来，赶紧说对不起，她人老了，不用中，请姑娘原谅。

老妇人有时会清醒些，我看见老人拿着一部手机，当着她的面拨着电话：是儿子吧，你妈有病了，不过不重，什么，要回来，不用了，几十年的老毛病了，有我呢，肯定没事，等合同签完了再回来吧，都忙得很。

说完，他将自己打电话的内容写下来让她看，她看了总是很满足的样子，抬起手来与他的手相握。

他又在玩手机，这次好像是拨给女儿的，闺女吧，你妈想你了，住院啦，不过没事，外孙还好吧，不用过来，你们不是正盖房子吗？等盖完了再过来，

真情快递

幸福的谎言

古保祥

没关系的，自家人不说两家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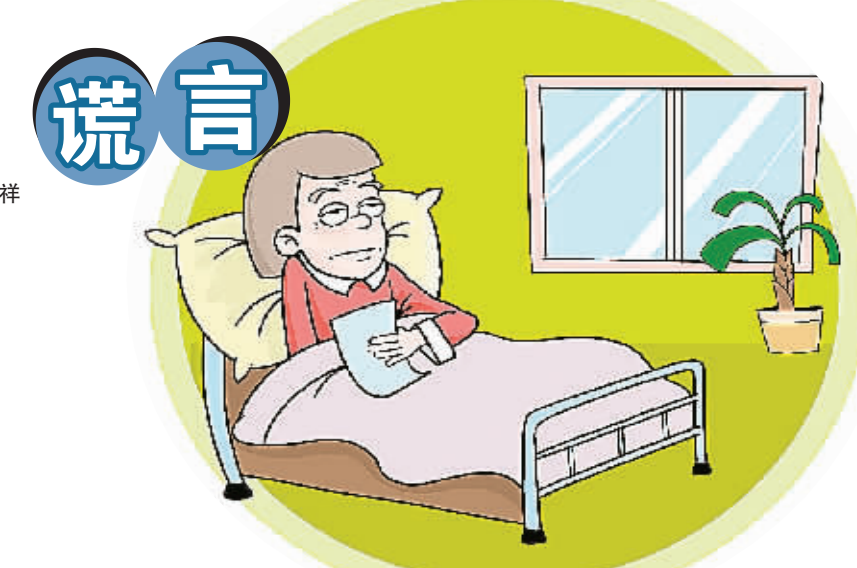
同样的场景，一张写满通话内容的纸摆在她的面前，她看得眉开眼笑的。

又一天，他的电话响了，他拿起来冲老妇人一笑，嘴里说道，是孙子打来的，他正在念清华呢。孙子吧，奶奶没事，她就是想你啦，不用，你正在考研呢，不用过来，用心学习，等考完再回家。

如此温馨的一刻使得我濡湿襟怀，想着他们有着幸福的一家人，我也由衷地替他们高兴。

入院半月后的一天，值班室的呼叫器急促地响了起来，我跑到她的病床前时，他正在呼唤着她的名字，但她还是走了，脸上尽是幸福的笑容。

老人一脸的凝重，收拾行李，他说要接她回家。他的手机放在窗前的桌子上，我赶紧将它拿起来送给她，给儿女们打个电话吧，他摇摇头，不用啦，那手机是假的。什么，我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我打开来，那分明是一个玩具手机。

他叹了口气，她生下女儿后便患了重病，一病就是几十年，生不如死的日子，我们的儿女先后夭折了，我瞒了她，不想让她难过，在她的内心里，孩子们都应该为人父为人母啦。所以，我用一个假手机宽慰她，也

算是安慰自己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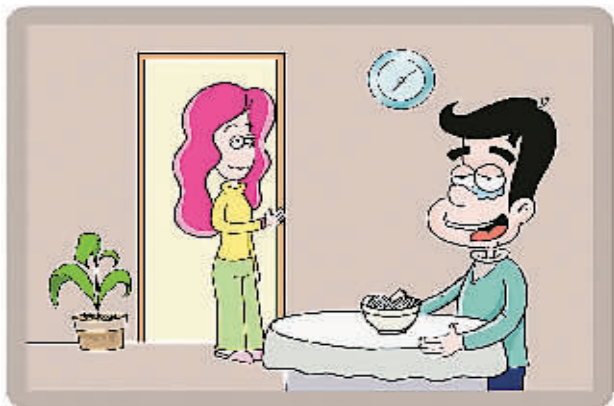
老人的眼里藏满了泪水，我急忙安慰他说不要难过，他坚强地站起来，她曾经说过，活着就要坚强的，放心吧，孩子，我会一直活下去的，老天爷现在不敢收留我。

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眼睛里早已是一片泛滥。

万家灯火

爱情卧底

胡成新



结婚五年，琐碎的家庭生活磨灭了激情。要是个平淡的女人，絮叨的无非是柴米油盐，我不耐烦听，就会开了QQ聊天。每当这时，妻就以我是在工作，便不再说话，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织那件一辈子也织不完的铁灰色毛衣。凌晨，妻会进书房来，送一杯浓浓的茶，然后悄悄带上门出去。

每天，我的早餐都是一碗鸡蛋卧底面。味道很一般，妻却天天不亮就起床磨面粉，五年来一直如此。我让她别麻烦了，她却不同意。有时我想，也许我们的爱情就是这样一碗面，过程繁复，而味道清淡，吃久了也就麻木了。

这天晚上，我来到一间酒吧，音乐很轻，酒很醇。一个穿丝绸刺绣长裙的女人过来，微笑着放下杯子，顺势坐下，细挑眉，冰蓝眼影。“花开一样为底迟”，她轻声朱唇。“十二夜心情”，我也报上了自己的网名。我们相视而笑。

那天回家已晚，妻仍在沙发上织毛衣，没多问什么，只说饭菜在炉子上热着呢。我胡乱吃了一点，就挂到线上了。果然，她的头像亮着，“花开一样为底迟”，我呼吸急促。突然，一杯茶放到了桌上，腾腾地冒

出热气。我回头，妻立着，不安地搓着手。我没好气地说：“进来要敲门，说过你多少次了。”妻低了头，微弱地答道：“敲过几遍你都没听见。”说完，默默转身出去。

冬天更深了，我经常去那个酒吧喝一杯。在那里，她总是穿着曳地长裙，眼波流转。大寒这天，我和她一晌贪欢。

第二天一早，因为落了文件在家里，我只得回去。到了家，妻歪在沙发上睡着了。我去书房拿文件，一眼看见那件铁灰色的毛衣已经完工了，平整地叠放在电脑键盘上。一杯茶，盖着盖子，却凉了。不知为什么，我哽咽了。走出书房，不经意朝餐厅望，一桌子冷掉的菜，两只空碗上横着筷子，一动不动。一碗鸡蛋卧底面却还冒着热气——我一夜未归，早上，妻还是做了这碗面。我鼻子一酸，端起碗，大口大口地吃。妻醒了，站在餐厅门口说，傻蛋啊。我吃得更急了。突然妻叹息道：“昨天大寒，是你的生日。”我抬头望她，她别过脸去擦眼泪。原来她一直委屈，却一直隐忍，默默纵容着我。

面吃完了，碗底照例卧着一枚洁白圆润的荷包蛋。我夹起来咬了一口，里面藏着橙黄的温暖。

生活空间

目光里的温暖

王奉国

我刚回到家，周厂长就跑到我家来了，和我商量为职工买辆专车的事。我当场就把那个周厂长给训了一通，我说，厂是我投资的，不用你们的钱，你们当然心疼，不买我自有主张，不要你来跟着他们瞎忽悠我。

周厂长被我训走后，我母亲来到了我身边，说，孩子，你们厂的事我管不了，我给你讲个故事听吧！母亲说，这个故事也是和车有关的。就这样，母亲给我讲了下面的故事。

在上世纪70年代初，母亲到离家很远的——一个小镇的水泥厂去上班，那个时候的交通很不方便，没有公交车，加上母亲又不会骑自行车，到了周末休班，她就只好步行回家。有一次，母亲回家，半路上，有辆吉普车停在了我母亲跟前，原来是水泥厂的张书记。张书记那天坐车到县城办点事，正巧看到母亲在路上走，就把车停了下来，问母亲干什么去？母亲说回家。张书记忙让母亲上他的车。就这样，张书记把母亲送到村口，才去县城办事。在路上，张书记通过母亲了解到，厂里还有好几个女工人也是步行回家，有时候路上还不安全。张书记听了后，很久没有说话。母亲当时吓坏了，还以为张书记生气了！母亲忙向张书记道歉，说对不起，张书记，我不应该给你说这些。张书记叹了口气说，说对不起的该是我啊！是我对不起大家，我这个书记做得很不合格啊！

到了下个周末，厂车间主任就下了一个通知，让周末回家的都到厂办公楼去集合。原来，张书记决定到周末要用自己的车去送她们。当时，那些听



到这个消息的女工人别提多高兴了。当然也不太多，毕竟当时厂子的规模还很小，当时一个小吉普车上加上司机坐五个人。那时候好路不多，有的就只好把她们送到村口，车就没法开进村了。母亲说，那个司机小宋每送一个女工人，都从车里下来，站在村口，要亲眼看着女工人走进村里才放心开车离去。母亲很奇怪地问他，为什么你每次都要望着我们进村里才肯上车？小宋说，这是张书记亲口交代的，要目送每一位女工人进了村，才可以放心离开。母亲听完这话，眼睛当场就湿润了。

母亲感叹说，孩子！你知道吗？当年我们就是活在这种温暖里，这是目光的温暖，是一种爱的关怀。这温暖让我感动了一辈子，受用了一辈子。在什么时候我想到这个事，就不会冷。

我听母亲亲讲的故事，久久地沉思，是啊！想想当年的老领导老前辈，我们都变得自私自利，我们少了他们身上的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就是爱心。我拿起电话，告诉周厂长，买车的事，我们明天开会研究。

放下电话，我看到母亲正在微笑着地看着我。

图/豌豆

并不是过谦的话语，从小对乐器和乐谱就比较笃钝的我，不知怎的却对二胡情有独钟——我喜欢闻那浓淡相宜的松香，看那怡然陶醉的神情，听那如泣如诉的旋律。

最早让我知道二胡这种乐器的，应该说是我的父亲。那是我还很小的时候，乡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我母亲的黄梅戏唱得的确有余音绕梁之妙，因此乡亲们都会热情地邀请她唱上几段。母亲自知推辞不掉，便会不情愿地丢一个眼神给父亲；心领神会的父亲，于是风风火火地从家中抱来那把心爱的楠木二胡。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真的弄不明白那小巧玲珑的琴箱，那吱吱哑哑的韵味，何以具有如此神奇的魅力？为此，我曾经多次向父亲请教拉二胡的技巧。父亲说：“你还小，根本不懂得二胡的文化历史底蕴，到一定时候你也许会掌握其中奥妙的。”尽管后来我一直都没有学会将

二胡拉得得心应手，但从那时起，烂记于心的则是它操弓的技巧：“起伏之中不失其重心，癫狂之中不逾其规矩。”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现在才突然顿悟，那艺术上的技巧事实上是一条为人之道啊！

父亲在晚年得了帕金森综合征之后，双手抖动得厉害，自然无法再继续推弓拉弓了，连那把别致古朴的二胡也不知收藏到了哪里；但他对音

经不再那么利索，但他还是从躺椅上爬起来，将电视机的音量拧大，然后端坐在床沿边，闭上双眼，全神地聆听二胡名曲《二泉映月》。随着整段音乐由开始时的平静深沉，逐渐都转为后来的激动昂扬，向来都比较坚强的父亲却突然哽咽了，我理解他此刻的心情——那是阿炳顽强自傲的生活态度打动了，并且给予了战胜病魔强大的精神动力。

尽管父亲再也不能为我们尽情地拉上一段黄梅小调了，尽管母亲也很少开口为我们高歌一曲，但那别致古朴的二胡会永远挂在我的心上，那丝丝缕缕的琴声会一直响在我的耳边！我在安恬的生活里聆听那悠悠的琴声，仿佛在接受风雨的洗濯，沐浴阳光的润泽；我仔细地品味，要让这琴声穿透所有圣洁的灵魂，在情感的时空里消解一切生命的忧伤和创痛……

心灵驿站

二胡悠悠

钱续坤

乐的热衷尤其是对二胡的深情初衷未改，这使得他在患病期间，心情一直不曾颓废过，反而激励我们要善待生活，要好好工作。这不能不令人再次想起几年前的一件事：大概是个周末的晚上，中央电视台播放了青年二胡演奏家宋飞的独奏音乐会。虽然父亲手脚已

异域见闻

在美购买二手车

钟穗

我在美国买二手车时所有的信息都是在网上找，网上每天都有很多二手车的信息。我买车前的预算是在3000至4000美金之间，不准准备买多好的车，只要开过的时间短一些、里程数少一些就好。周末的下午，我在网上看到一新贴出的信息：2002年的别克，里程数是58200英里，开价3200美元。我在网上选好生产厂商、车的型号、年代、里程数和车的一些配置，网站给出最好、好、一般、差这四种车的价格。我查询了一下，这种车一般都要4000美金左右。我马上打电话给车主，跟他约好1个小时之后见面看他的车。我给朋友打电话，叫他开车和我一起去看。

我们到那里以后，看看

司见面，然后办理过户的手续。因为如果没有买车保险，不能上牌，所以我第二天上午就给那辆车买了保险。我从朋友那里拿到了一个代理的电话，然后告诉她我要买保险，并把我驾照号码、车的年代、型号、注册号等信息告诉了代理，告诉她我在国内已经开了5年的车，这样保险费就会低好多。买保险的过程很方便快捷，全部在电话里和网上搞定，总共就花了一个小时。

下午，我拿着汽车保险的临时文件到了和车主约定的地方，那是一个代办牌照的公司。他们复印了原车主的驾照、我的驾照和我购买的保险的文件，然后拿出一个牌照给我，我朋友马上拿出去帮我装上了。办理这些我花180美金，包括付给那个公司的钱和交给美国政府的税。整个过程不到半个小时，而且主要还是在聊天。

我们约好了第二天在他家附近的一个办牌照的公

王立群没见过面的爷爷，比贫下中农多积攒了一些地。做建筑小工。和泥，搬砖。小学生不能进好中学。

王立群收到的录取通知书是用旧报纸糊的，里面有张油印的录取通知书：开封市新新中学，是家民办中学。

“新新中学”名字挺新，校舍极旧，是小巷里两处民宅。既然是民办，国家当然不支付一分钱的学费。

百家讲坛许多主讲人除了自己的学术背景外，有的主讲人就是相当有成就的读书人。易中天出名后，人们曾争论：武汉大学名嘴到底是老易教授还是小易教授？于丹的父亲是历史学学科资深编辑；讲玄奘的钱文忠，父亲是大学英语系教授；王立群也是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毕业于齐鲁大学英文系，母亲毕业于女子师范。两位皇子成龙的读书人，做梦也想不到，他们颇有读书人资质的儿子，门门功课优秀的儿子，应该青出于蓝的儿子，居然要上民办中学！上这样的学校，实在前途难测。怎么办呢？

幸好，王立群有位有知识有文化还有“孟母三迁”、“岳母刺字”追求的母亲，从事教书育人事业的母亲。

母亲告诉王立群：学校条件差，也能培养出好学生。关键是看自己有没有骨气，看自己努力不努力。

母亲教王立群背诵孟子一段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十三岁的王立群接受了人生第一次挫折教育，记住了人生第一句格言：“做人要有骨气！”

王立群想不到的是，他这个城市孩子，一入学就变成了“农民工”。民办中学经费困难，如何维持运转？靠学生打工。学生每周打三天工，挣来的钱维持学校开支。

如果搁到现在，这家民办中学，纯粹是在使用“童工”而且是用“童工”做重体力劳动还不付一分钱报酬。但在法制还不很健全的时期，这样的事非但主管部门不管，家长也认为理所当然。

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一周三天，步行十几里，自备干粮，到工地打工。工地向学校支付微薄的报酬，对学生提供白开水。

这些初中生娃娃们干的活儿有：给钢厂砸矿石。一人一把锤子，

关于这个，柳叮和香茗交流过。香茗说，没什么奇怪的，男人也好女人也好，不过分为两种，一种是荷尔蒙的主人，能成功地控制欲望；一种是荷尔蒙的奴隶，一辈子摆脱不了欲望的统治。香茗还给柳叮讲了一个真实的案例：一个正处于更年期的女人满面愁容地找到了香茗，诉说丈夫过强的性欲带给她的苦恼。那个女人的丈夫已经五十岁了，却还保持着青春不老的激情。女人仿佛一辆动力不足的火车，每晚都要被马力十足的丈夫拖着勉强行驶，第二天早晨醒来周身疼痛痛苦不堪言。

柳叮和陈全从第一次到现在，已经整整十五年了……现在，柳叮完全可以给陈全定性，陈全就是第二种男人，陈全就是荷尔蒙的奴隶。

问题是，柳叮不是荷尔蒙女人。三十六岁的柳叮此刻满脑子都是孙大那张喷着唾沫的口水和妹妹柳玥那圆滚滚的泪珠子……

这个晚上是孙大和柳玥，以前的晚上或是给贾正良写的讲话稿，或是领着那群同伙挨个敲门张帖标语，或是父亲的老胃病，或是欢欢喜喜五百度的近视眼……

柳叮的精神之弦唯有片刻的松弛，身体也像块木板紧绷冰凉。

柳叮推开正在努力的陈全，哭了。

柳叮问陈全：全子，你还爱我吗？陈全不语。

柳叮还问：陈全说：爱啊，怎么不爱呢？柳叮问：真的？陈全说：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啊。

柳叮千言万语到了嘴边，又重新咽下去了。

柳叮说，你要是真爱我，今晚就别碰我了。

陈全坐起来，坐在黑暗之中，沉默。

柳叮说：全子，我觉得我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症结。

陈全说：什么症结？柳叮说：你心里应该很清楚。陈全说：我不知道。

柳叮说：你不爱我了。陈全说：是你不爱我了。

柳叮说：空口无凭，拿出证据来。陈全说：我不知道。

柳叮说：我不知道。陈全说：不知道拉倒。柳全要走。

柳叮一把拽住他。

柳叮说：全子，我这些天总是做

噩梦。陈全说：梦到什么了？柳叮说：梦到你把别的女人领到咱们家里了……陈全说：怎么可能呢。柳叮说：怎么可能！陈全说：就是全天下男人都别的女人回家，我也不能。

柳叮在心里重复着陈全的话……怎么嘛嘛怎么嘛。陈全是学理科的，从来也没说过这么诗意的话。哼，也没什么奇怪的，狗急了都能跳墙呢。

看柳叮闷着不说话，陈全又重新躺下了，他蜷缩着，只把脊背留给柳叮。柳叮大睁着眼，想象中的陈全也大睁着眼。陈全很快睡着了，睡着之后翻了个身，转到了柳叮这边。借着漏过窗帘的月光，柳叮大睁着眼看陈全。

陈全睡得像个小孩一样问心无愧。

柳玥轻轻地拿起床头柜上的手机，飞快地按着键子：此刻，那个道貌岸然的家伙睡得像个小孩一样问心无愧。不一会儿，手机就嗷嗷地响了两下，香茗回道：此话新颖，立刻删掉，多谢！香茗这半年是夜班编辑，不到午夜不下班，夜深人静之时她还在办公室呢！

第二天的《古都晨报》上，香茗果然把柳玥的短信写进了稿子。那篇稿子的倾诉者是一个小伙子，题目是《女友背着我爱上了她的上司》。柳玥对陈全的比喻被香茗篡改成了小伙子对移情女友的比喻。原文是这样的：她若无其事地躺在我身边，睡得像小孩一样问心无愧。我一夜无眠，心如刀割，脑海如那晚的月光，一片荒凉和惨白。

3 姐，你相信夫妻之间还能有爱情吗？

柳玥的家中，柳玥正面对妹妹这样的提问。

柳玥笑了，这个问题不属于你姐我的管辖范围，你还是问别人吧。

柳玥说：你心里应该很清楚。陈全说：我不知道。

柳玥说：你不爱我了。陈全说：是你不爱我了。

柳玥说：空口无凭，拿出证据来。陈全说：我不知道。

柳玥说：我不知道。陈全说：不知道拉倒。柳全要走。

柳玥一把拽住他。

柳玥说：全子，我这些天总是做

连载

王立群没见过面的爷爷，比贫下中农多积攒了一些地。做建筑小工。和泥，搬砖。小学生不能进好中学。

王立群收到的录取通知书是用旧报纸糊的，里面有张油印的录取通知书：开封市新新中学，是家民办中学。

“新新中学”名字挺新，校舍极旧，是小巷里两处民宅。既然是民办，国家当然不支付一分钱的学费。

百家讲坛许多主讲人除了自己的学术背景外，有的主讲人就是相当有成就的读书人。易中天出名后，人们曾争论：武汉大学名嘴到底是老易教授还是小易教授？于丹的父亲是历史学学科资深编辑；讲玄奘的钱文忠，父亲是大学英语系教授；王立群也是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毕业于齐鲁大学英文系，母亲毕业于女子师范。两位皇子成龙的读书人，做梦也想不到，他们颇有读书人资质的儿子，门门功课优秀的儿子，应该青出于蓝的儿子，居然要上民办中学！上这样的学校，实在前途难测。怎么办呢？

幸好，王立群有位有知识有文化还有“孟母三迁”、“岳母刺字”追求的母亲，从事教书育人事业的母亲。

母亲告诉王立群：学校条件差，也能培养出好学生。关键是看自己有没有骨气，看自己努力不努力。

母亲教王立群背诵孟子一段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十三岁的王立群接受了人生第一次挫折教育，记住了人生第一句格言：“做人要有骨气！”

王立群想不到的是，他这个城市孩子，一入学就变成了“农民工”。民办中学经费困难，如何维持运转？靠学生打工。学生每周打三天工，挣来的钱维持学校开支。

如果搁到现在，这家民办中学，纯粹是在使用“童工”而且是用“童工”做重体力劳动还不付一分钱报酬。但在法制还不很健全的时期，这样的事非但主管部门不管，家长也认为理所当然。

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一周三天，步行十几里，自备干粮，到工地打工。工地向学校支付微薄的报酬，对学生提供白开水。

这些初中生娃娃们干的活儿有：给钢厂砸矿石。一人一把锤子，

一砸就是一天。把砖头那么大的矿石砸成比鸡蛋略小一点的块头。

做建筑小工。和泥，搬砖。小学生不能进好中学。

王立群收到的录取通知书是用旧报纸糊的，里面有张油印的录取通知书：开封市新新中学，是家民办中学。

“新新中学”名字挺新，校舍极旧，是小巷里两处民宅。既然是民办，国家当然不支付一分钱的学费。

百家讲坛许多主讲人除了自己的学术背景外，有的主讲人就是相当有成就的读书人。易中天出名后，人们曾争论：武汉大学名嘴到底是老易教授还是小易教授？于丹的父亲是历史学学科资深编辑；讲玄奘的钱文忠，父亲是大学英语系教授；王立群也是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毕业于齐鲁大学英文系，母亲毕业于女子师范。两位皇子成龙的读书人，做梦也想不到，他们颇有读书人资质的儿子，门门功课优秀的儿子，应该青出于蓝的儿子，居然要上民办中学！上这样的学校，实在前途难测。怎么办呢？

幸好，王立群有位有知识有文化还有“孟母三迁”、“岳母刺字”追求的母亲，从事教书育人事业的母亲。

母亲告诉王立群：学校条件差，也能培养出好学生。关键是看自己有没有骨气，看自己努力不努力。

母亲教王立群背诵孟子一段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十三岁的王立群接受了人生第一次挫折教育，记住了人生第一句格言：“做人要有骨气！”

王立群想不到的是，他这个城市孩子，一入学就变成了“农民工”。民办中学经费困难，如何维持运转？靠学生打工。学生每周打三天工，挣来的钱维持学校开支。

如果搁到现在，这家民办中学，纯粹是在使用“童工”而且是用“童工”做重体力劳动还不付一分钱报酬。但在法制还不很健全的时期，这样的事非但主管部门不管，家长也认为理所当然。

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一周三天，步行十几里，自备干粮，到工地打工。工地向学校支付微薄的报酬，对学生提供白开水。

这些初中生娃娃们干的活儿有：给钢厂砸矿石。一人一把锤子，